

# 中国知青梦

邓贤 著

作家出版社



GONGHEGUO  
ZUOJIAWENKU

DENG XIAN



1949-2009  
共和国作家文库

中国知青梦

作家出版社  
邓贤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知青梦/邓贤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8

(共和国作家文库)

ISBN 978 - 7 - 5063 - 5031 - 0

I. 中… II. 邓… III. 报告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2934 号

## 中国知青梦

---

作 者: 邓 贤

责任编辑: 贺 平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80 千

印张: 20. 25 插页: 4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031 - 0

定价: 22.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共和国作家文库

总策划 / 李 冰 何建明

终 审 / 侯秀芬 张水舟

统 筹 / 张亚丽

监 印 / 杨 全

## 出版说明

中国巨轮，乘风破浪，高歌猛进，短短六十载，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中国文学，风起云涌，蒸蒸日上，流派异彩纷呈，名家力作迭出，同样令世人瞩目。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我社启动“共和国作家文库”大型文学工程，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历史进程、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勇敢实践、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这套文库，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我们同时相信，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更加绚丽。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

作家出版社

这是一本属于我们自己和那个时代的书。  
谨以此书，祭奠所有在辉煌的噩梦中悄然死灭的青春。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留在昨天和走进今天的同龄人。

——作者题记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序言 / 01  
第一章 酒水里的“陈年老酒” / 03  
第二章 起底江湖 / 05  
第三章 看透人性 / 07  
第四章 做人 / 09  
第五章 做事 / 11  
第六章 做企业 / 13  
第七章 做领导 / 15  
第八章 做朋友 / 17  
第九章 做员工 / 19  
第十章 做股东 / 21  
第十一章 做老板 / 23  
第十二章 做慈善 / 25  
第十三章 做公益 / 27  
第十四章 做慈善 / 29  
第十五章 做慈善 / 31

## 目录

引子 历史的回声 / 1
第一章 母与子 / 4
第二章 大治之年 / 14
第三章 山雨欲来 / 22
第四章 人血不是水 / 29
第五章 天降大任 / 37
第六章 走向混沌 / 49
第七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 (创业篇) / 60
第八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 (荆棘篇) / 89
第九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 (命运篇) / 122
第十章 破釜沉舟 / 142
第十一章 暗渡陈仓 / 164
第十二章 大卧轨 / 179
第十三章 北斗之路 / 196
第十四章 淳淳教导 / 208
第十五章 是火山总要爆发 / 211

第十六章 “三个不满意” /237  
第十七章 瓦釜之声 /262  
第十八章 大返城 /268  
第十九章 走不出的红土地 /292  
尾声 断碣残碑 /299

后记 我要写这本书…… /305

后记 我要写这本书…… /305

引子 **历史的回声** 烟火大酺来共醉。一鞭如梦即相逢。——李商隐《无题》

“历史的回声”是兵团知青们对过去那段历史的回顾，也是对那段历史的纪念。当年兵团人对那段历史的回顾，是带着自豪感的，是带着感恩之心的。兵团人对那段历史的回顾，是带着自豪感的，是带着感恩之心的。兵团人对那段历史的回顾，是带着自豪感的，是带着感恩之心的。

公元一九九一年初春，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为了纪念赴滇支边二十周年，决定在成都举办一次大型图片回顾展。动议办展览并热心投入的，大多是当年兵团的知青干部，他们有热情，思想活跃，富有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并对过去那段并不辉煌的历史始终取一种基调昂扬的乐观态度。筹备组成立伊始，第一个议程便是给展览取个总标题。标题如同婴儿的名字，寄托人们对于回顾展乃至历史的全部期待。大家一致同意用“青春无悔”作为总标题。

动议结果，回顾展有了一个相当令人鼓舞的命名：《青春无悔——“青春无悔”》。在“青春无悔”这个总标题之下，还有一段注释性题记，摘自《普希金诗选》：“一位俄罗斯诗人说过，一切的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我不禁对这位俄罗斯诗人的话产生了某种本能的怀疑；如果一切过去了的痛苦都不成为痛苦，那么犹太人对于二次大战，中国人民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对于原子弹，他们会将那场噩梦变成美好的回忆吗？！

诗人固然离不开浪漫主义的滋养，但是浪漫主义并不等于历史。

一九七一年春，首批成都知青赴云南支边不久，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三十名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岁零三个月的刚刚到达边疆的女知青，

在一个晴朗的夜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吞噬。大火过后，人们只在废墟里找到一堆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蜷曲的残骸。当时这件事震动了成都。筹展期间，我们好不容易找来女知青的照片，准备放大展出，以志纪念。不料很快遇到一个小小的难题，就是没有人熟悉她们和能够弄清这些姑娘的姓名简历。我为此又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找到几位死者生前连队的男知青，请他们提供女知青的情况。

然而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场面。知青们搔着头皮，相当尴尬地回忆了许久，终于为我凑出了七个半女知青的姓名。

其中那半个只有姓，据说还不大确切。

岁月悠悠，往事如云如烟。在尘封的记忆仓库里搜寻二十年前那些早已淡漠的生活往事乃至人物印象自然是件不容易的事，何况他们已经不算年轻，正在或者将要步入人生的中年。我没有理由责备这些忙忙碌碌的同龄人，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许多纷繁的现实，包括沉重的家庭负担和激烈的生存竞争的挑战。谁能只靠回忆而不是努力工作来打发短促的人生呢？

但是我又没有理由不为我的同龄人感到由衷的悲哀。

虽然我们将跨入人类更加广阔的二十一世纪，跨入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但是我们的历史毕竟连接着一九七一年乃至此前此后整整十年的苦难历程。对任何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相当漫长曲折并布满荆棘和炼狱之火的人生道路。我们也许可以忘掉荣誉，忘掉金钱，忘掉将来有可能高悬于我们头顶之上的种种炫目的桂冠，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忘却苦难，以及由苦难强加给我们个人和整体身上的那种铭心刻骨的历史烙印。

由此想到“青春无悔”。倘若那十位已经被人们遗忘并永久沉睡在黑暗之中的少女地下有知，她们会对我说些什么呢？

如果她们有权利重新选择生活，她们会选择“知青”吗？

她们会“无悔”吗？

出门的时候，知青们脸上全都有了歉疚的表情，有人还认真地说

了一些讪讪的话。我理解他们，他们不是对我而是对死者欠了一点什么。但是推而广之，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每个知青是不是都对那些长眠地下的同龄人欠了一点什么呢？

我们可以因为知青而自豪，而无悔，甚至很壮烈地炫耀于后人，但是当我们冷峻地直面共和国历史的尖锐诘问时，我们将怎样注释自己那段并不短暂的众说纷纭的人生经历呢？

感谢社会各界，热心的人们为知青展览人生提供了机会和场所。

我因此也获得一个介入现实生活与周旋于历史之间的必然契机。

一个全面审视与观照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心灵之路的绝好机会。

当年的知青们，想当年，你们是怎样地憧憬着美好的明天，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憧憬着那片广阔无垠的原野，憧憬着那片蓝天，憧憬着那片碧海蓝天。

# 第一章 母与子

在西双版纳的橄榄坝农场七分场，徐玲先和她的丈夫王大寨，还有他们的孩子王小寨，一起生活着。王大寨是上海人，但生在西双版纳，长在西双版纳，他和妻子徐玲先都是知青。王大寨是学大寨工地上的一名民工，每天在工地上劳动，中午休息时，王大寨就和工友们一起打牌、聊天、唱歌。王小寨今年三岁，是王大寨和徐玲先唯一的儿子，他活泼好动，聪明伶俐，是王大寨的骄傲。王大寨和王小寨都是王玲先的父母所生，王玲先的父母都是上海人，他们都是在西双版纳工作的知青。王玲先的父母在西双版纳工作了二十多年，现在他们已经退休，回到了上海。王玲先的父母对王大寨和王小寨非常关心，经常来看望他们。

## 1 生育与生产

对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来说，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注定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学大寨”依然轰轰烈烈，连队依然不放假。

而她却要生产了。

徐玲先今年虚岁三十，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下乡算起，她的“知龄”已有整整十年。从外表看，这个来自黄浦江畔的上海姑娘比她的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皮肤黝黑粗糙，手脚关节粗大，眼角过早地堆起细密的鱼尾纹。亚热带烈日和风雨无情地重塑了这个城市姑娘的外部形象和精神气质，使她在“接受再教育”的康庄大道上更加接近当地农妇而不是城里那些四体不勤的知识分子。

早晨起床，她就有了一种不平静的预感，这种预感与其说来自某种生理先兆，不如说来自女人天生的直觉。虽然女知青对于生孩子并没有亲身体验，并且此时距离预产期尚有半个多月，但是她还是切切实实感到了那个重大时刻的猝然逼近。

草草吃过早餐，早餐还是那种一成不变的盐水汤泡饭，然后女知青心烦意乱地朝门外张望了一会儿。晨曦初露，朝霞映红天际，黛色的群山好像波涛一样遮断视线。女知青叹了一口气。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望见什么，因为孩子的父亲还在学大寨工地上，而学大寨工地远在几十里之外，中间隔了两架大山，于是只好怏怏地拾起一只木耙，拖着沉重的身子朝晒场走去。

自从粉碎“四人帮”，农场兴起会战热，领导层层督战，连队知青便统统开上山去学大寨。名目繁多的会战如同走马灯一般转个不停；什么大战红五月、红六月、红七月……向五一献礼，向七一八一、十一……献礼；什么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日，竞赛周，竞赛月；还有无数的即兴会战，挑灯夜战，等等，叫人应接不暇。徐玲先已经记不得连队什么时候放过假，而她和孩子父亲最后一次见面也已经是几个星期前的事了。

女知青被照顾在晒场翻晒粮食。入秋之后，堆积如山的稻谷、玉米需要晒干扬净然后入仓。虽然在连队，翻晒粮食永远是一种对于老弱病残的特殊照顾，但是对于一个大腹便便并且即将临盆的孕妇来说，有时哪怕弯一弯腰也未必是件轻松事。

上午十点，胎儿照例开始躁动，在母腹中左顾右盼，跃跃欲试。未来的母亲幸福地把这种愈见频繁的胎动称之为“做早操”。然而与往常不同的是，半小时后腹痛再次发生，并伴有令人不安的尿道压迫感和腹胀。一个妇女停下手中活计，关切地询问是否需要叫卫生员来看看？女知青摇摇头。她已经意识到这是成熟的胎儿向母体发出的一种告别的语言，一种要求获得降生权利的迫切信号。

她甚至听见婴儿坠地的呱呱啼哭。

女知青谢绝了妇女的帮助，她没有把临产的消息告诉其他人。生孩子是自己的事，自己的事就得靠自己来做，何况连队距离分场医院不算太远，只有十来里山路，这段距离对于任何勤劳勇敢的当地人包括知青都算不了什么。于是徐玲先回到自己屋里，将事先收拾好的简单行李扛在肩上，然后挪动笨重的脚步，信心百倍地踏上通往医院产房的崎岖小路。

## 2

西双版纳位于祖国西南边陲最南端，三面与东南亚缅、老、越诸国接壤，面积约三万平方公里，属亚热带季风区。在傣语中，“西双”

是数字十二，“版纳”指坝子，即十二个高山坝子的意思。这些坝子好像珍珠一样散落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崇山峻岭中，被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和森林植被所覆盖，千百年来人迹罕至，野兽出没，因此直至本世纪中叶，西双版纳还是一片与世隔绝和未曾开垦的处女地。

《辞海》载：“西双版纳地区……位于滇南澜沧江两岸，气候湿热，林木茂盛，有‘绿宝石’之称。出产橡胶、樟脑、剑麻、香蕉、菠萝、咖啡、椰子等，并有野象、老虎、犀牛、长臂猿、孔雀和双角犀鸟等珍贵动物。……解放前这里基本上保留着农奴制度，生产停留在刀耕火种时代，疟疾横行，是我国几个死亡率很高的‘高疟区’之一……”

由于种种原因，全国解放后，虽有小批转业官兵和垦荒队员陆续深入边疆发展生产，但是终未形成规模。直到公元一九六九年前后，随着一股股上山下乡大潮的涌来，西双版纳垦区才有无数农场、分场和生产连队如同雨后春笋般宣告建立。年轻的垦荒者们在深山老林里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盖草房，搭茅屋，辟道路，开荒山，种植橡胶和收获粮食。他们虽然并不全都安心屯垦戍边，但是他们毕竟年轻，有热情，并且受了革命前辈战争精神的感召，因此决心要在边疆这块一穷二白的画布上画出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虽然历史注定在那个只生产空洞的精神和阶级斗争的癫狂年代，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决不会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是数以十万计的拓荒者还是雄心勃勃地挥舞原始的劳动工具；锄、镐、斧、镰、锤、钢钎、锯子，在亚热带荒原和丛林中日复一日地投入改造大自然的伟大斗争，同时也开始了被称做“一代人精神炼狱”即接受再教育的苦难历程。

于是我们看到，整整十年的漫长岁月过去了。

当历史已经走进一个时代新纪元并且沐浴在朝霞般灿烂的新世纪曙光中的时候，人们的目光才偶然寻找到那些被遗忘在荒山野岭中的伤痕累累的拓荒者。他们理想主义失败的全部悲剧意义不仅在于没能改变大自然，同时也在于没能改变作为改造对象的自身。

他们都拥有一个曾经无比辉煌丰碑般矗立却又相当自卑的共同名称：

——“知青”。  
——“知青”。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星期日。对于九亿五千万生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国民众来说，这一天注定是个普通而且平静的休假日：机器不再轰鸣，农民卸下担子，机关、学校和部队例行放假。城市大街上熙熙攘攘，商店货物匮乏，食品凭票供应，柜台外面到处可见市民购物的长队。

虽然此时距离粉碎“四人帮”那个历史性时刻已经过去整整两年，中国人民正以欣喜的心情注视着自己生活中那些刚刚开始和业已出现的种种变化：比如深入揭批“四人帮”，给受迫害的老干部平反，恢复高考制度，召开科技大会，职工普调工资，关心群众生活，重新向雷锋学习，等等。但是这些轰轰烈烈的拨乱反正同一个民族长期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的生存状态相比，毕竟是相当次要和微不足道的。

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好像一艘重新启动的航船，当它被一九七六年历史大潮再度推动并驶向大海时，我们很难想象它会从此一帆风顺并且不再发生左右摇摆。

问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毕竟不可阻挡。中国终究要走向世界，走向人类文明的广阔海洋。

十一月十日上午九时，在中国古老的首都北京，著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胜利召开。当身着中山服的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缓缓步入会议大厅，并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庄严肃立时，一个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重大时刻就此诞生并载入史册。中央工作会议历时三十五天，会议批判了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提出和解决了许多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而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全面的指导思想和奠定了组织路线的坚实基础。

仅仅三天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正式平反。这一重大消息在国内外激起的强烈反响几乎可与粉碎“四人帮”相比。

这天上午十一时，也就是北京那个庄严的会议进入意义重大的主

题报告的时候，在云南边陲一个地图上无法查到的叫做橄榄坝的偏僻地方，一个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腆着无比沉重的大肚子，困难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间小道上。没有人声喧哗，没有尘土飞扬，只有一缕深秋的太阳光寂寞地穿过树林，将破碎的光斑洒落在这个即将成为母亲的气喘吁吁的年轻孕妇身上。女知青不时直起腰来，抹一抹额上的汗珠，或者扶住路边的树干歇一歇。她当然不可能知道此刻正在遥远的北京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与她和知青未来命运的关系，眼下她只有一个比任何时候更加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快快赶完这段不算太短的路程，把孩子生到医院去。

于是在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宁静而空旷的天宇下，在云南边疆澜沧江流域一片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边缘，我们看到这个并不年轻的女知青努力挪动笨重的身体，如同一只顽强的蜗牛在灰带子似的羊肠小道上悄无声息地蠕动。没有人关心她的存在，就如同没有人关心蜗牛的存在一样。在她身后的山路上，她歪歪扭扭的足迹很快就被滚动的山风和飘落的尘埃抹得无影无踪，就像岁月每天都在抹去许多自生自灭的生命痕迹一样。

就这样，当这个已经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着自身对于未来的巨大希望，步履维艰地走向分场医院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因为一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她，死亡的阴影已经张开翅膀。

而那个邪恶的命运之神正在地狱门口朝她微笑。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橄榄坝农场七分场值班医生成果木正蹲在墙根下同狗一起晒太阳。

成医生是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小个子男人，年纪大约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出身贫农。成医生原先并不懂医，在部队服役时当过炊事兵，文化程度初小。只是因为后来转业到农场，而农场又被部队军